进行的：一个工头骑着马，他是地主的代理人，允许人们拾取遗落田间的麦穗。三位农妇在麦田中弯腰拾取麦穗的画面背后，蕴含着当时城乡结构与阶级关系下的隐秘张力。”因此，当其1857年展出时曾引起巨大争议，公众普遍认为米勒借由这幅画，抗议当时农民（尤其是农妇）艰难的生活。时过境迁，如今《拾穗者》已被广泛收录于艺术类出版物，在艺术史中具有非凡地位。

在同一个展厅中，巴斯蒂安－勒帕热的《干草》直接回应了《拾穗者》。朱尔·巴斯蒂安－勒帕热（1848—1884 年）虽然英年早逝，但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就已声名鹊起。这幅《干草》在 1878 年官方沙龙展上大获成功，极大地推动了他的成名。他被左拉称为“库尔贝与米勒的继承者”，其作品绝非乏味的田园牧歌，而更像是关于法国乡村的史诗。虽然师从卡巴内尔，但他很快摆脱了老师的影响，将古典绘画技巧运用于大众主题。在这幅画中，男人在小憩，年轻女人神情发怔，面容憔悴，可见扎草垛的工作有多累人。除了一丝不苟地追求细节，巴斯蒂安－勒帕热还接纳了当时的现代性。正如左拉 1879 年评论的那样，巴斯蒂安－勒帕热受到马奈和印象派画家的影响，甚至还融入了日本主义的大胆美学。

“如果没有米勒的先例，这幅画根本不可能诞生。”盖冈介绍，“勒帕热试图创作出一件与米勒作品相当的图像，重点突出农民的疲惫，以及他们几近呆滞的神情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转变。尽管这两幅作品相隔大约20年，但可以清晰地看到：从米勒的‘现实主义’过渡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‘自然主义’。但更有趣的是，勒帕热是卡巴内尔的学生。按理说，他原本不该画这样题材的作品。但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，随着法国政局的变化，即便是学院派培养出来的画家，也开始转向新的题材，尤其是现实主义美学的探寻。”

不独如此，在展览的后续章节中，策展人还设计了不少“彩蛋”，回应米勒笔下“土地上的劳动者”，留待观者细心发掘。比如，高更的《两个布列塔尼女子》中的左侧人物，就是一位田间劳作者；在埃米尔·贝尔纳的《收割场景》中，也能看到类似的形象。“每一代画家都在米勒身上发现榜样。”对此不乏幽默且有趣的设计，盖冈解释说，“如果我们将这一探索推进一步，莫奈的“干草堆”系列，也是一种向米勒致敬的方式。而米勒对梵高的吸引力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，从未中断”。

在此次展览中，梵高的《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》充分体现了梵高对“现实主义本质”的深刻理解。在盖冈看来，所谓现实主义，不只是对现实事物的表面描绘，而是要通过最平凡的事物，说出最深刻的东西。

《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》中画着极为朴素的家具，特别是那张简陋的床，梵高有意识地强调这种简单，因为它已成为他艺术

右图：
文森特·梵高
《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》
1889，布面油画
© photo: Musée d'Orsay, Dist. RMN-Grand Palais/Patrice Schmidt